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全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 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羅翹 遠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三十一

宋 張方平 撰

奏狀

遷禮部侍郎知滑州舉官自代狀

右臣蒙恩除尚書禮部侍郎准勅節文舉官自代者竊
見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曾公亮端良清慎守道有
文爰自立朝搢紳推重使登省闈實煥儀曹乞回茂恩
庶允公論

服除再授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

舉官自代

右臣蒙恩除前件官職准勅節文舉官自代者臣竊見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司郎中錢明逸業履端修學識該敏施於有政議者曰才盡處深嚴上資訪對代臣充職實允僉言

除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蒙恩除前件職准勅節文舉官自代者臣竊見尚

書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充天章閣侍講曾公亮藝文
該洽業履清純綽為儒館之英早預經筵之選臣猥繇
注筆叨踐綸闈較之若人實為悞進願回恩典庶協僉
言

除翰林學士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恩特授前件職准勅節文舉官自代臣伏
見右正言知制誥楊察器識優長藝文通敏早陪法從
再掌命書宜被詔於浴門以增華於禁署臣之孤陋懼

玷詳延願回寵章庶厭公議

除知諫院舉官自代狀

臣伏蒙聖恩擢居諫職退省才分夙宵愧畏竊見尚書
度支郎中直集賢院知泰州王質淮南轉運使尚書兵
部員外郎劉夔器識方雅學術深正冲退處易安和有
守使備獻替拾遺左右必能副清衷之虛佇勵風俗之
貪競况質等名宦年德遠出臣先儻以代臣實愜物議
除三司使舉官自代狀

臣伏蒙恩授前件官准勅節文舉官自代伏以貨食者
國務之重農商者民業所存平准之權通利之術領茲
大計屬在長材竊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
書吏部侍郎宋祁器蘊閎深業履端厚久登近列綽有
遠猷俾之治財必濟輕重願推渥命庶允朝僉

舉李大臨蘇軾充諫官

臣某准熙寧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中書劄子奏聖旨諫
院闕官令於朝官內舉二人聞奏者右某伏見尚書刑

部郎中李大臨識蘊純深風局冲遠殿中丞直史館蘇軾文學通博議論精正其李大臨雖曾任知制誥見係散郎官在常叅此二員並堪充諫官不如所舉臣甘同坐

舉臧舜賓館閣檢討

伏以美教化厚風俗王道之本也欲教化之美風俗之厚在乎進廉節敦朴之士焉臣等區區竊志於此伏見尚書司勳員外郎同判刑部臧舜賓奕世名儒並見史

牒孝悌著於家行義稱於鄉該涉藝文留心經術自祥符初被詔管勾應天府書院切摩誨誘諸生多至成就至今孜孜不倦昨任淮南提點刑獄屬朝議方操急郡縣謂舜賓長者非搏擊吏罷之而令管勾國子監近改判刑部伏望朝廷察其儒者老於庠序除一館閣檢討名目所謂廉節敦朴之士臣等切謂舜賓近之干冒宸嚴臣等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慶厯三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臣趙槩右正言知制誥臣

楊察翰林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張某翰林學士起居舍人知制誥臣孫抃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臣王堯臣

舉朱寀充館閣職名

臣等昨奉勅差赴祕閣考試制舉人等內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國子監直講朱寀所試六論考中第四等下據舊例閣試第四等下並預廷對止因景祐中年第四等人數稍多報罷之以此朱寀承近例不得召

試臣等者詳所試六論其文學理致亦深可觀采及錢明逸對策登科亦是第四等次物議於衆頗稱遺才兼其人履行端確經術該明先著撰春秋指歸辨析三傳疑義辭旨精通有裨儒林之說臣等今取索到上件春秋指歸一十二卷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俯回睿覽特賜召試置之館閣庶廣得人之路副求賢之意候進止慶厯三年太常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知諫院臣張某右正言知制誥臣楊察右正言知制誥臣吳育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臣賈昌朝劄子

准勅舉省府推判官

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委待制已上官各於館閣朝臣
臺官提點刑獄知州內舉一員充省府推判官者右謹
具如前臣伏見祕書丞祕閣校理楊孜以文學發身以
材敏從政使之治劇必有可觀臣今保舉堪充省府推
判官任使如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并當同罪如曠官失
職不如舉狀亦并連坐

准勅舉提點刑獄朝臣

准勅令舉提點刑獄朝臣須是曾任知州及實經兩任
通判已上人充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太常博士前任
彭州令狐挺才用通敏臣今保舉本人堪充上件任使
如在任犯正入已贓臣甘同罪

准勅舉清要官

准御史臺牒准慶厯八年五月十四日勅於內外升朝
官曾任通判成資已上人內有材識通明履行淳正堪

任清要任使者各同罪保舉二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兩府及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已下情理輕者亦許論薦者右具如前今伏見太常博士范寬之甚有材識兼有操守係通判成資以上歷任無過犯不是兩府及臣親情今保舉堪充清要官

准勅舉可升擢任使文資官

准御史臺牒准勅保舉文資三員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升擢任使之人仍於舉狀內明具本官才用所長

聞奏者臣伏見都官員外郎葉紆謹介好學莅官廉善
堪任館閣帖職為郡長吏必能公清自持勤恤民隱懷
州防禦推官張太中儀州軍事推官侯可並資性正直
知經術通古今死節仗義有古人之風堪任臺諫官切
摩議論為吏治民必能盡公竭力三人皆行實素著可
備升擢任使並是孤立寒士非見任兩府之親亦不是
臣親戚如朝廷擢用後不如舉狀臣等同罪

准宣舉提點刑獄使臣

知江寧府

准本路轉運使牒准進奏院牒准御史臺帖准皇祐元年九月十一日宣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員闕今下御史臺勘會見任知雜已上遍行告示於諸司副使以下至閣門祗候已上各同罪保舉一名有舉主無贓私罪曾經兩任都監等堪充提刑任使聞奏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本府駐泊兵馬都監內殿承制馮文顯勤公幹濟諳曉政事累有舉主無贓私罪曾經兩任都監臣今保舉堪充提點刑獄任使

准宣舉提點刑獄使臣

准御史臺准宣於諸司副使已下閣門祇候以上同罪保舉一名有心力勾當得事無賊私過犯累任親民堪充提刑任使者聞奏如內有膽勇武藝者亦仰開析聞奏者臣伏見供奉官閣門祇候汾州駐泊兵馬都監劉舜臣有心力勾當得事無賊私過犯累任親民兼知書曉習政事堪充提點刑獄任使

准宣保舉行陣將領

准御史臺牒准宣於文武升朝官或右職供奉官已上同罪保舉知方畧有膽勇會武藝好人材堪行陣將領軍馬鬪敵任使者一名聞奏臣伏見東頭供奉官常鼎本出將領頗有武畧其常鼎即非自己及兩地臣寮親戚臣今保舉堪將領以備鬪敵

薦舉孫復

伏見諸王宮侍講孫復節行高介經術精深居退泰山朝多稱薦恩旨特召處之學官不游貴勢之門不言朝

廷之事講勸王邸誠須純儒名世未光終慊清論若蒙
擢備館殿有足敦勵風俗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若
復後渝素守則臣罪甘罔上

准勅保舉知縣縣令

准御史臺牒准勅舉堪充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知縣縣
令二員於前任職官令錄知令錄四考曾有三人同罪
奏舉者保舉充京官知縣如舉主考數不及者知令錄
舉充職官知縣判司簿尉有出身二考無出身三考舉

充縣令者伏覩見任絳州太平縣令常不伐前池州青陽主簿李向皆有行誼識慮勤廉幹濟並無骨肉在朝食祿不伐已三考曾有人保舉今堪充職官知縣向亦三考堪充縣令

舉呂昌齡充三司判官

伏見羣牧判官國子博士呂昌齡材用精敏幹畧通濟周知財利之事明於輕重之體三司度支糧料案行諸路糧草總三邊入中其間甚有細微利害臣嘗以問昌

齡昌齡曉知之臣今保舉充本案判官所冀調節三路
入中事體無所闕悞如除用後不如所舉臣其伏朝典

准勅保舉京官

准慶厯編勅節文一文武官或都在京及外處文武官
員政治有聞公忠可舉意不掩善欲達朝廷並須明上
封章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本府節度推官張誼莅事
敏勤飭身廉約臣今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如蒙朝
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其當同罪本官在朝並無親

的骨肉食祿與臣不是親戚臣於皇祐元年四月十七日到任不曾奏舉官員充京官及流外選人充令錄班行臣自皇祐二年正月己後不曾舉過官員今所舉本人係今年第一名

請應天府致仕官王渙朱貫給俸劄子

臣近知應天府竊見本府致仕官尚書禮部侍郎王渙年九十一歲尚書兵部郎中朱貫年八十七歲此二人者早仕於朝清節聞於搢紳退老於家善行睦於鄉黨

平生履行並無虧玷渙由太常少卿除祕書監致仕僅
二十年貫自兵部郎中不曾改官致仕幾十五年臣伏
覩朝廷數降德音優恤耆艾醪糲之賜下逮庶老此二
人遭時休盛克饗多福當國家太平百年之中生而不
知兵革艱危之事年幾大耋式由禮義可為吉人君子
矣伏望聖慈俯加恩惠王渙乞與比兩制官致仕朱貫
乞與比大卿監致仕給賜月俸天下如二老臣蓋亦希
矣聖主不遺年况陛下之孝慈盛德宜有以垂光史牒

者也

舉王稷臣臺閣

伏見尚書屯田郎中權管勾南京留守司御史臺王稷臣性資通敏操守方正和不雜於俗清而不滯於物器識才望士之高選臣今同罪保舉堪充臺閣清要省府煩重任使

舉范隱之

伏見太常寺奉禮郎范隱之所著春秋五傳會義經術

深明旨趣淳正今去聖逾遠異端多門常人好奇鮮根
於道隱之論述獨探精粹且其履行高介不羣志甚自
強進未云止儻蒙樂育必成良材伏乞聖慈特命取自
所著書登之衡石之末即誠有取望特與召試使得備
館閣之缺所冀扶獎道術敦激風教

薦舉邵炳

臣昨任睦州通判本州青溪縣有前杭州富陽縣尉邵
炳自天聖中因公累解官後遂隱居不復叙理躬耕自

業講授為事淳文與學儒林之所推伏素履懿行鄉邑之所表儀近歲朝廷採拔遺佚偏才小善無不收錄有如炳者志尚冲靜不違道以干譽不飾奇以近名不交迹於公門不求知於要地以故搢紳之論未嘗及之臣贊理本州備知才行見善不舉豈曰能忠伏望朝廷特加禮召帖職館閣直講上庠在炳學行誠為不忝

薦龔懋許平

伏見前坊州軍事推官龔懋太廟齋郎許平皆因臣寮

奏舉召試方畧考中高等除前件官並通古今有策慮
周知時務堪從煩使竊見湖南蠻寇為朝廷憂宜選才
能往資謀畫其龔懋擬受權華州觀察推官乞與正除
潭州一兩使職官許平久經放選未就銓集兼累有臣
寮薦舉乞與除潭州一初等職官非惟叅贊民政足俾
助圖戎事

舉知渭州王龍圖

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王廣淵早承先帝知遇屬

之心膺其人實有才慮備更任使臣謂宜還之朝廷處
於要近使得効其忠益必有裨於時務

舉知秀州杜充郎中

伏見尚書虞部郎中知秀州杜充性資方雅吏事詳明
通曉時務可以守要藩明習格令可以任法官精於勾
檢可以領財計謹具稱薦以聞

舉知諸城趙昶寺丞

伏見大理寺丞知密州諸城縣趙昶謹厚有常勤敏任

事朝廷方採擢人才收其力用有如昶者但地卑孤遠故無聞於時謹以名聞以備選擇

舉陳州崔度助教

伏見陳州州學教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崔度通經有文周知世務早因胡宿等舉應制科召試秘閣不中選韓琦薦舉盛稱其才後緣張昇再奏方得此助教名目兩省近臣多有稱薦者度之術業頗涉從橫亦跡弛之士也切見每次科場諸以舉數推恩者亦便注官示不終弃至如度者賜之一官不

為貪冒伏望聖恩特與採擢優加一命以收遺逸

舉御史

准勅依條於太常博士已上曾歷一任通判成資以上及歷通判一年已上堪充三院御史保舉兩人聞奏如三丞內有合數磨勘者亦許保舉仍須自來別無贓濫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如朝廷遷擢任用之後所舉人犯入已贓並當同罪其餘贓私又不及舉狀亦當連坐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如少得合入三院之人

即許於數內舉升朝官知縣已上資叙人一員充御史
裏行者右臣伏見太常博士簽書相州判官公事韓宗
道安和有守通世務知治體太常博士前知鄆州胥城
縣馬默資性淳直勤公愛民並無贓濫今保舉堪充三
院御史如朝廷遷擢任用之後犯入已贓并當同罪其
餘贓私及不如舉狀亦并同坐

舉劉時中

准勅節文合舉官僚如覩在京及外處文武官政治有

聞公忠可舉意不掩善欲達朝廷並明上封章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鄆州通判尚書駕部員外郎劉時中資守謹重吏文通審才用敏給足以幹事今保舉堪充錢穀刑獄煩難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其人在朝有弟尚書駕部員外郎處中見食祿與臣不是親戚

奏御史裏行

臣等准中書劄子以臣等奏舉都官員外郎張頴堪充

侍御史裏行契勘自來無侍御史裏行令別舉官一員
聞奏者臣等昨准勅舉侍御史一員體訪升朝官鮮得
才識資任相當者按唐六典貞觀中太宗始命馬周監
察御史裏行殿中及侍御史初無此名也中間廢罷至
先天中復置始通侍御殿中監察並有裏行開元初又
置三院裏使皆出一時之制本朝有殿中監察裏行而
無侍御史裏行者非無典故但官至侍御史罕有未歷
通判差遣者官資自己相當故但充正員爾昨者兩次

覃慶又不礙磨勘轉官故升朝官多是官高資淺今復故事亦合時宜其張頡資履安審才識足用以充侍御史裏行可以稱職伏乞朝廷更賜詳議

准勅舉堪任陞擢官

准御史臺牒准勅奉聖旨於文臣內舉才行堪任陞擢官一員者臣伏見祕書省著作佐郎簽書應天府判官廳公事蘇轍學識足以觀其才風節足以信其行進士及第賢良登科二十餘年近出選調在於士議誠為滯

淹臣今保舉堪任陞擢即非兩府及自己親戚如蒙陞擢後不如所舉臣甘同坐

奏差竹昂益州鈐轄馮文顯益州都監

右臣昨八月十二日崇政殿對進呈劄子一道奉聖旨送中書樞密院內貳事為益州兵馬鈐轄乞差竹昂替郭周兵馬都監乞差馮文顯替何次公者至今未聞朝旨切慮事寢不行須至再具陳論昨緣嶺南逋寇在雲南朝廷思患預防屢下本路經畧臣以為倘有疆場之

事鈐轄即是將領之官以竹帛昨從狄青往嶺南親與蠻人接戰諳知次第今郭周已滿任雖有再任指揮便與替回亦無損本人資序故臣乞差竹帛替郭周其都監何次公早緣犯賊曾除名編管貪猾傾險衆所共知昨除益州都監未到任楊察已奏乞別差官程戡又奏乞改差人臣雖素不識其人久來知其事狀切以益州遠地人情傾危易生疑動鈐轄都監皆係兵官臣既此奏論已成嫌釁今往共事實為不便伏望朝廷以防微

慮遠為意特賜早降指揮上件四人竹帛郭周何次公
臣並不識惟馮文顯素知行止頃嘗奏舉今亦不敢必
乞差馮文顯但乞別選差官一員即於事體為便其何
次公乞今不候替人先次發離本任免住本州構謀人
情妄有生事

奏張顥知嘉州

當司勘會轄下嘉州連接蠻界其賴因沐川龍水等寨
控扼雲南徑路最是要衝防虞之地土多豪右兼并之

族錯雜夷落頗資撫御累次知州非才事不修舉切見
知雅州都官員外郎張顥有才慮幹用處事詳允在雅
州已習知蠻夷氣俗所有新差嘉州知州孔叔詹其人
見赴任在路近有陵州知州葛禧嬰患身亡陵州事簡
地非要害欲乞朝廷特與就差張顥知嘉州所貴緝寧
邊夷守備有方候滿任無事乞特與陞陟差遣却乞差
孔叔詹知陵州庶令兩得其所事無闕誤

舉李大臨

右臣昨受命知益州舊例合奏舉通判一員切見殿中丞祕閣校理李大臨履行端方識用周敏遠方都會事務煩劇實藉通材協力幹濟大臨雖貫益州本人操守堅正必不以閭里之私而撓公事况大藩事體自有長吏今諸州郡因緣陳乞任本鄉知州通判者甚多又此益州與諸郡不同全要諳悉人情通其風俗大臨既是土人足以詳究民間細務伏乞朝廷特賜差充本州通判於見任通判兩員中候成資日替一員

舉葉紆館閣檢討經筵講讀

臣等伏見尚書屯田郎中官宅教授葉紆資質淳厚篤志好學安分自守不交人事莅官臨民政存慈惠倘蒙甄獎可勵浮薄臣等今保舉其人堪充館閣檢討經筵講讀如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等並其同罪不辭

舉朱從道

臣受勅差知滑州地當河防一二年來水勢向若只有通判一員多在河上提舉本州近陞為畿輔增置兵屯

今須創葺軍營添修器械諸事藉人管勾伏見屯田員外郎朱從道幹敏有才用濟之勤廉臣今保舉本人署本州判官廳公事及勘會見任觀察推官齊年資考舉主自合該磨勘到任將二年乞差朱從道替年成資闕如本人任內犯正入已贓臣甘同罪

聖躬痊復賀兩府狀

右某啟伏覩進奏院報狀三月一日皇帝御紫宸殿視朝者清光在望冲氣薦和如日之昇配純明於久照惟

天為大等健粹以無疆此固乾祇貺祐之符宗社昌鴻
之福伏惟某官至誠當國厚德端朝元首股肱雅同心
體之泰大厦棟幹實共堂與之安仰惟忠孝之虔足感
人神之報某虛辱無狀侍從有年忝守藩條竊均邦慶
不任抃躍激切之懷

除翰林學士謝賜對衣腰帶鞍轡馬狀

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
鞍轡馬一匹者宸檢開榮禁扉傳召亟承蕃錫彌惕愚

襟伏以車服以庸名器不假漢儒被寵用彰稽古之能
唐制踵華仍集拜嘉之始限分職秩沿著儀章臣猥以
非才遘於熙旦方翔省戶遽踐鑿坡祇命有初頒恩薦
及天閑駟駿飾以金鑣御府衣稱副之釘帶備陳榮觀
曷稱孱軀期罄朴忠仰裨褒遇

兼侍讀學士知秦州謝賜對衣腰帶鞍轡馬狀
伏蒙聖慈以臣授兼翰林侍讀學士特賜衣一對金腰
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進職經筵靡容於讓避

推恩禁坐仍厚於頒宣異數並隆危衷增愧竊以服惟
章德名器當慎於假人馬以錫侯負乘或譏於致寇豈
宜孱瑣優獲寵華臣學術空疎材謀譾薄乏論思之與
塵從索以橫經昧節制之長委分符而授鉞豈期恩賚
更累皇明詔典帛以出衣敕司閑而班駿萬釘鏤寶既
華索帶之圍六轡織文仍賁鳴珂之馭載思非稱何路
為酬期師志士之忠少塞風人之刺

服除再授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給事中謝

賜對衣腰帶鞍轡馬狀

伏蒙聖慈以臣授前件官并職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笥衣織麗殿馬桓閑九環增韞璲之容六轡副鏤衢之飾荷恩殊渥揣報奚勝伏念臣久去禁嚴甫周服紀遽被綈封之召趣還藻幄之華逮此拜嘉復爾載錫上沿儀秩下辨等威服表身章安吉既榮於動色乘資體養驅馳式遂於代勞祇愧便蕃顧慙孱陋稽古之力敢援桓榮之言受寵若驚惟思

老氏之訓

誕節任子狀

臣偶緣孤迹忝列近班稱慶誕祥喜逢辰之多幸希恩
任例實干寵以為慙伏念臣有長男邦彥雖在幼齡實
承單緒賞延諸世重愧於無勞子克於家竊期于有後
仰希慈渥下逮微宗惟以心盟報於死所

除翰林學士笏記

伏蒙聖慈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除臣前件職任伏念

臣曩繇薄技被獎淵衷驟躋諫垣亟玷詞掖荷光華之
誤集碩藻潤以何工敢謂尊號皇帝陛下曲降使軺俯
傳宸誨俾預禁林之選彌親幄坐之威揆載顙蒙懼陳
職業勉殫素蘊勤報鴻私

除三司使笏記

伏蒙聖恩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除臣前件職任者聚
人曰財為國重務非材冒據危懼奚安伏念臣親逢盛
期早登近綴曩繇風憲擢領利權契闊十年屯夷一節

召從轅道還復計廷精力耗於流年憂責深於疇日寵
靈踰分熏厲交懷此蓋尊號皇帝陛下天意念勞慈衷
軫舊察官成之已試謂歲伐之最深屬茲筦計之煩爰
奉時才之選敢不力圖利弊精講盈虛知無不為思所
未至庶積涓塵之効少酬蓋載之私

兼侍讀學士知秦州笏記

伏蒙聖慈授臣前件職任者仰服寵榮交增感懼伏念
臣親逢盛際早濫華塗中假州符嘗適江湖之遠近還

禁瑣復攀日月之光豈謂尊號皇帝陛下猶錄虛名未
渝睿睠慙叔子恩信之著委殿邊防昧孟侯經藝之長
延登講勸惟堅忠竭少謝恩褒

遷禮部侍郎知滑州笏記

伏蒙聖恩授臣前件官任者仰服寵榮交深兢懼伏念
臣叨逢盛旦早竊虛名久依幃幄之嚴頻蒙雨露之澤
今建侯於三輔首祗命於一麾仍繇禁瑣之班進貳春
官之秩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特申睿獎曲軫寒蹤

謂立身之朴忠常留意於掄採載欽乾造愈勵寸誠

服除授依前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給事中

笏記

伏蒙聖恩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授臣前件官并職者
祇荷寵靈載懷惕厲伏念臣早緣素業幸邁亨期待對
廣廷嘗再塵於聖選叅華近綴實歷踐於要途無補大
猷竟罹危議方領麾於南夏奄鍾罰於慈闈晷景不停
几筵已徹遽召還於法從復上覘於清光此蓋伏遇尊

號皇帝陛下照揭大明慈均洪覆垂矜簪履之舊俾陪
殿閣之嚴敢不鞭策蹇駑砥磨鉛鈍庶勉涓埃之効上
酬雨露之恩

樂全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三十一

宋 張方平 撰

書

上丞相呂許公

景祐某年某以茂材異等對詔策中選辱在相國陶冶
既詣第伏謁翌日見故汝陰蔡貳卿喜相謂曰相國有
言以生為遠器相國知生也已時某初登科名微迹寒
性又野拙未始游王公大人門惟蔡公與今參政尚書

宋公嘗守南都實鄉里也早與諸生旅見二公採鄉人
善者之論歸而譽諸朝值詔下因共稱薦故獨二公憐
之及此雖聞汝陰言終莫能致身門下然竊自負譬之
竄人寄千金于他所心有所恃雖竄不恤也比者讀唐
書見崔文公祐甫作相半年除吏八百員德宗性多猜
謂所除吏不無素舊祐甫對曰向非夙相聞知安得諳
其材行上悟然之識者謂是李司空絳作相或譖於上
以為延用情故憲宗延英問之絳對曰夫忠臣事君不

以私害公若為身避嫌故有才不用於公道何有顧所
舉用何如爾李趙公吉甫且入相謂裴垺曰宰相之職
在知人物以卿精鑒願有助也垺為疏名氏得三十餘
人不日選用畧盡朝野翕然趙公有得人之稱故知宰
相者行賞罰之柄以官人安民成天下之務者也天下
之士有高才遠策致主經世之志而不以達之巖廊之
上則焉攸用巖廊之上權石度量在焉所以平輕重裁
尋尺均贏縮也未嘗自達而曰莫我知也不亦過乎故

某益自恨他日相國有見知之言遷延自外至于今而志未獲通也今日相國當柄拔用人材近無親比遠無嫌怨以天下為度以衆人為公浩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無不盡也士之有心者當此之日而不能輸肝膈盡思慮以自致于下執事是不適乎去就之宜也彼自古聖賢干時展志有不由先容以進者乎而鄙論曰士當自結主心不因人而達然後磊落倜儻夫不因人而達古則有伊傳太公望矣伊傳太公其初負鼎俎版築釣

魚不既勞且迂哉願直往則違其願必見情而後獲況
時異勢殊不量才分刻舟而尋之不亦狂妄歟雖然士
固觀其所自託前景祐五年某以賢良方正再濫詔選
而往監桐廬郡朝受命而夕行未嘗有干也獨恨廊廟
之議不出相國之化筆爾及今恩命猥及許之還都趨
伏屏下有日矣因鑒往故念士之在卑陋不可以不自
發於上發而不遭命也所以近引三相用人之事非敢
以區區崔李為量也以明諸賢宰相亦不能盡知天下

士士要自啟發然後用人者審其賢不肖而器使之爾
至於相國之才之美之德之業上格于朝下被於四方
遠矣亦奚用多云故畧焉所有薄業蓋俟執事以獻之
謹布腹心為即日登門之先焉

上時相

伏以邦家之本廟社之重羣吏之職生人之命政無大
小繫在廟堂廟堂之上有圖議而後有得失有得失而
後有治亂有治亂而後有安危為國主謀為民主命休

戚斯賴其體大矣是以賢德良輔代工造物知九域之
廣非耳目所能迨知萬物之微非精意所能周故因天
下之聽而後聽無遺聲因天下之視而後視無遺形因
天下之謀而後謀無遺情挈要以圖大平心而格物會
其有極統之有宗而宰天下之道舉矣故古之居此位
者咨嗟寤寐惟以失一士之為嫌也此豈徒掠好善以
為名收羣心而邀惠者哉蓋誠於報國忠於利民將以
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已彼天下之士有志乎

道有心乎民有致君建治之猷無可行之位有通權適
變之術無專達之途未能有以得於君姑念有以効於
執事者則夫挾利害之論游王公之門者豈盡諂附謀
身之人游說規利之伍哉夫亦有盛士在焉且時君以
文明仁聖臨天下而大君子當國任政秉制四海萬邦
黎獻共為臣僕惟吾君與吾相時舉凡厥庶士庶民有
猷有為莫不皇受其福以近天子之光况有探先聖典術
明當世理道辨天人之分曉古今之故如是之士吾君

與吾相其舍諸故其秉國之均官材賦政者惟誠士之
務得學古之道義在有為者惟才志之務效上得其求
下得其用天下其有不治也乎及夫功利以立職業以
修國體以平王道以粹收名享德盛美所歸不在吾相
乎士何有乎哉故周有多士共致太平而周召紀乎鼎
旗漢用衆力克成大業而蕭曹食乎宗廟譬之構厦
斲削茨塼執伎咸作而梓人專成室之功譬之用師伍
兩卒旅奮命並進而主將尸制勝之伐故春秋之義尊

不親小事卑不專大名典禮之舊卑主其詳尊治其目
國之大體人之大倫分義等威不可越已是以卿大夫
分處其職百執事各力其局至於坐而論道使人以器
收謀擇善取賢斂財者真我政府之事也伏惟某官蹈
道之深得德之全志如春秋文如典謨知幾如易多識
如詩中禮之莊和得樂之易良為帝股肱為天下筆舌
至於古先之龜鑑舉知其故矣時世之夷病洞照其情
矣叢爾一下吏奔走承序之不給乃欲議天下之事與

以動吾相之聽其亦不知量也某誠不肖涵漬美化游
涉藝文頗嘗苦心期庶幾於古人之所用意者帝王之
典制聖賢之事業禮刑始末之用往古治忽之變諸流
羣氏經言小說嘗竊揭厲乎淺深鑽仰乎高堅擗其芳
英咀其滋味矣景祐初元天子復下詔舉方聞之士猥
蒙近臣聞名法座因得入紫宮趨赤墀當四政之問條
三道之對承學疎淺分從報罷朝家樂育試之大邑歲
穰訟希蕭然事簡因復剽拾舊籍鋪綴陳迹採道路之

議成批稗之說恃時不忌必寬狂妄之誅於政大方倘有涓埃之補前所謂有志於道有心乎民此固賢人君子之事某不敏亦竊冀焉幸值某官以引拔自任以教育為樂謀無鄙而不收善無微而不擇此誠大義至公希闕之遇某所以不敢自外而至於屏下也由有召之然矣謹以近所著芻蕘論十卷二編以獻非惟備贄見之禮也倘燮理之暇一賜采觀亦足以開巖廊之餘論焉

上蔡內閣

文忠公

竊以師道之廢久矣昔在兩漢公卿大臣咸門有諸生
橫經受業書名錄牒至數千人師儒教尊人知重學故
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其議論據于王制朝有名節
之勸士篤去就之行美化雅俗比隆三代魏晉而下中
區版蕩諸戎擾亂隔為南北小雅盡廢文獻不足近在
唐氏風流寢薄取士之制專用虛辭雖開元元和變而
幾道名公宗匠磊落相望然治學傳家本原已廢諸生

後進奔走末路以文求售勢同市賈然猶屈伸繫乎託
迹進退謀於所知名士口吻片言可以取重清流門地
一見可以為榮士風綽兮顧亦近古清朝一統丕冒無
外鳥言鵲舌知誦乎簡書髻首卉裳咸襲乎端甫然循
唐取士而考言彌華駕說之學用微師資之禮遂絕非
有志乎遠者大者莫不嗜甘而排苦採芳而遺實也天
未喪道必將有主主吾道者閣下安得而讓諸伏惟閣
下風采發乎冠歲光華耀於區域早結明主奮揚亨衢

其發策決科也則江都之研經理家令之切世務其代
言密侍也則文園之視草中壘之納忠其撫藩屏也則
潁州之教河南之威其毗大政也則高陵之儒雅平陵
之故事茲可謂周才而通智者矣某不佞竊伏東鄙承
望下風蓋有年矣蓄為潢汙莫能自通乎江海覆諸盜
缶無以上覘乎日星今罷官吳中言歸故里乃值閣下
實此尹正既再獲見矣而莫能展叙乎腹心也得不少
因文墨以自薦其誠歟某世有仕籍堂有尊親懼先緒

之墜地且養羞之不給爰謀干祿蓋為代耕既隨計而西不得志於有司退居於灘上任意益薄矣景祐改元天子復下詔舉方聞之士朝廷二三賢公猥錄名字章聞於上由是獲對法宸躬承大問三道之要四政之闕承學良淺非識所迨報罷為幸懼及知己育材道廣取人路寬一命讐書庇身美邑飽食海上坐逾三年時哉歸歟乃遇盛德某聞之聲同相應高下不必均氣類相從體質不必齊故蜉蝣候陰而出柱礎因雲而潤況心

志之靈能無所感自國家之開詔舉由是路而進者蓋
有人數矣今日之事又閣下之所發此某之所以伏幽
陋而望下風引領庶幾歲月以冀以未嘗得見為恨亦
惟閣下所以撫接之意其必有以當之者矣謹錄近所
著芻蕘論十卷兩編以獻冀閣下少知某之於古之道
天下之務抑為有心者焉某前所以援漢唐之事歎師
道之廢者是區區鄙中竊望於閣下者倘閣下有振復
古道之意而獲預焉受賜之大無尚此已不勝感激之

懷

上留府侍讀宋尚書

宣獻公

伏聞士林之議者曰厥今國朝大臣得時居位以文章
名一世者閣下當其任焉然而天下知名之士由門下
出者良鮮意者閣下之名德光大厓岨峻絕士難其進
耶或乃閣下日居侍從對命密勿未暇周見四方之士
也今者出試以政尹茲京邑以客至者率與為禮乃知
嚮者之說議者之不審爾且天之生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先覺覺後覺也既先知而先覺矣專諸已而不外施
焉君子不應爾昔兩漢公卿咸門有諸生橫經受業荆
蜀交鬪司馬氏之不競先王事業頽廢墜地中間數百
歲寂寥榛梗唐室治定文物更新名公宗師磊落相對
鏘金鳴玉聞黃鍾大呂之音兩敦六瑚見薌合明棗之
薦先後引翼嗣音不絕五季荒剥僅如戰國文獻不足
小雅蕩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閣下安得讓焉某不
佞幼從事於學竊志其大者亦嘗參酌古今治亂之道

聖賢勸戒之法期自樹立不落流俗而性識蔽昧莫自
開爽遲先知而先覺者則謹將聽命焉今茲之遇閣下
獲所素願者矣夫三尺之限健夫不能越者以其峻爾
崇山延岡重載登焉邈迤故也閣下試為霽威少迴顏
色不以貴有位之勢間然而以古人之道與其進也如
小人者固不足以仰望清明之德儻與持論亦足以發
謹以所著歌詩議論二編贄獻歌詩所以言情性議論
所以明理道惟大君子辱垂意也

上北海范天章

伏以聖人消息盈虛之道動靜吉凶之機察時觀變妙用在易某小人不知其大者今茲將以瑣瑣之迹有請于下執事敢用上所以布德說下之義下所以處困謀亨之說推而陳之以發鄙誠伏惟閣下少留念哉曷謂上所以布德說下之義某請稽諸益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說者曰為益之大莫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因人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惠

心者也。以誠惠物，物必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冒謂下所以處困，謀亨之說，某請質諸困困之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說者曰：行則愈繞如葛藟，然居不獲安如臲卼。然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亨曰者，思謀之辭也。言將何以亨？至困乎曰動悔，吝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然則悔無大小，動則有之。至如惠心為益之道，閣下之名，德人所仰信，不在乎端策振龜而知也。友人聞某之為是說，問子說信。

行乎某曰請以二象言之在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
疆自上下其道大光是益易行也在困彖曰困有言
不信尚口乃窮是困難謀也得益之時者信則人仰之
惠則人德之得困之時者可退自謀不可進謀於人今
茲小人以困而求易自下而取上惡乎敢知說之行也
問者曰然則子推是說顧將安之某曰不見仁者智者
斯可矣智者知人愚以困動將求智者知之耳不見智
者仁者斯可矣仁者安人愚以困動將求仁者安之耳

如仁智之不可見誠者斯可矣誠者成物愚以困動將求誠者成之耳念茲三者興而四顧莫適所懷已而聞諸知己曰夫惟體仁之恕抱知之明稟誠之厚挺特達之正氣冠天下而為英則惟北海之范公歟某抃曰是鄙人之願為日久者也是以違老親之膝下越千里以茲來一則若元叔託名於羊西州望公之延薦二則如退之乞憐於南郡希公之調恤惟是二者皆閣下咳唾指顧之餘耳閣下其亦有意乎長跪伏聽惟閣下所以

命之

寄上蔡參政

伏念去門庭官于海上倏二年于茲矣每思盛德垂撫之厚忽若侍座下見顏色不知精神之馳乎屏樹也公且信是夫乃者某困窮不能養彷徨乎天下而未始有遭也公獨恤然憫而衣食之乃者某嘗有志乎學古之道斐然為辭章亦既自達乎聞人作者而莫之或信也公獨樂而教育之至以聞天子取科名祿仕內之懷中

公之遇某也如此某之有心於公也非諂而信矣且今之公卿大夫其在上位者幾人材能雋雄者聲光章灼者即曰有矣若乃大方全德體仁合義精粹不耀如璞玉渾金明淨無瑕如青天白日誠淳優大萬美完足則惟公一人是故一覩公之氣韻者鄙吝之心悉去一聞公之緒言者忠信之志皆起此某所以竊竊焉託名投迹如七十子之不可去仲尼豈特顧望公之貴勢而趨之者乎雖然公於今者當造物之爐冶執裁制之尺度

遼朝之清流貴客侍讌閒而陪議論於前四方之英才
俊人效技能而贊功德于後是安得念某之江湖之上
竊竊然哉某所守邑三面江海西與州接渺然大澤不
通騎步路所窮絕故無賓游俗不識書無有士子民無
大猾廷無滯訟適復善歲蕭然省事令之賦祿足以供
其脆仁族屬令之事任足以撫疲羸為善事以此言之
則是邑也天下之美地而令也者仕宦而得民者也若
是又何求焉蓋某之志于學其思進而未止者也今幸

公宰政居中大鈞播物某誠願以縣大夫之祿執經鄉校與好學者游切磋講習詠歌先王之道聊以卒歲至乃馳徇於燿燿之地赳赳乎聲利之途一介之守所不能也因感公恩知之厚又欲以一披雪乎鄙懷之久存者故寫誠於茲書伏惟論道之餘賜采覽焉

與蔣吏部

某野而訥於辭是以再見而未能自達乎腹心也執事亦且何以見處哉遂無言而去竊有所不足敢少布誠

乎執事者而行焉某志軒曠而難遂性剛介而鮮合器
不適乎諸用藝不精乎一家至于有意乎古之道有心
乎天下之務雖則鄙愚竊自謂可從於能者之後焉始
在鄉閭不求名譽有田一壥有宮一畝隨賦千祿繫我
慈親旨甘之故非所以求顯榮為進取者天聖五年春
不過春官氏歸耕於灘上值濟陽蔡公常山宋公繼來
保釐採鄉人善者之論輒辱解榻以待已而天子下詔
取方聞之士二公唱於朝與一二賢卿大夫猥以不肖

稱於帝前由是得涉赤墀歷文陛仰戶牖之法座條三道之大對一命而獲長是邑且嘗更三太守矣其治可言也范之為政也敏而其失也疎陸之為政也寬其弊也弛執事之為政期三月矣一之日符令之下于縣者三減其二焉二之日追胥悍吏不至于縣令之庭三之日事有條而令有章不敏以是知執事之能有成也其無弊也不敏之所願從之者也執事之始至也某不能來賀今之來也閣下如有望焉再見而不及以政且驥

蔑不言叔向不知其賢趙子不言魏絳不知其材某獨
得不言而責執事之不知我乎今以近所著芻蕘論兩
編十卷冀執事少知不敏之於古之道天下之務六經
之奧諸家之言歷代治亂之由百王沿革之法亦嘗曾
慷慨持論究詳用心也已不敏之為是書將以獻於上
惟執事當世之名儒識者且欲咨而考之凡此書之有
所不宜言言而非者有所發焉某得以存其是而黜其
非是求益之舉也

與蘇州太守陸學士

惟古今天下之政事所以亂率由下情不上通下情所
以不上通由在上者務貴自賢在下者諂偷求容故帝
堯之為君謀於衆捨己從人伊尹之為臣匹夫罔不獲
自盡惟慮下情之塞也朝廷耳目在牧守牧守耳目在
縣令縣令與民最親也自漢以來郡縣雖相攝制而各
得為政刺史比課督姦而已故州雖無良貳千石而不
害縣有善令吏民以是親信風績以此成立蓋上下之

政不相侵故賢不肖較然上之發謫賞擢亦得以無濫
近者唐室失保民之道方鎮分地一道百城慘舒恩威
盡出節度連率之命悍卒鴟張黷夫狼貪郡縣長官役
屬如隸人關柅動靜臂指伸縮奔走號令制不在已故
唐僅三百年紀於循吏者無幾且治迹功狀去漢遠矣
豈無良士豈無仁人原其由然蓋事有牽制才不專用
也今朝廷分局布吏提綱振目等級如堂陞輕重如權
衡都邑相維動有繩準然典刑具在亦繫人弛張縣非

其人州得以請黜州非其人縣受其弊矣故知與天子
共理者實牧守也某權不足以合道才無長於經術射
策王庭解褐通邑亦惟天幸遭二名侯自明公于藩再
獲請見接君子之几席聞長者之餘論至於誠淳優博
溫厚敦易亦少得明公之所志者如是而下情不達一
州之政不和則無有也且夫子之道至大而曾子稱之
曰忠恕而已矣得非以忠恕之道可以揔百行之要者
歟忠以事上恕以體下雖在閭巷之內蠻貊之邦行矣

而況紆墨綬長百乘之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是亦
當効忠之地得用恕之位者也矧郡縣相附義猶心體
休戚同處得失槩及上可言而不言下當從而不從阻
下情塞上聽宣忠恕之謂耶輒條近符教之不宜于縣
尤甚者五條以聞于左右倘明公寬其干冒不揮而退
之也則謹當時有聞焉若其出位而謀越職而議某非
矯激沽鬻者固不是為也竊景夫忠恕之義不可徒默
焉

與邵監簿

某白青溪邵君足下大雅之道微久矣士之逐利過於
市井足下蕭然弃官隱居以求其志不為賢哉鄙人不
佞忝貴州上介側聞高義竊用嗟挹甫此署事嘗遣單
札自惟微者不足以薦發有德上聞王朝徒以聲類之
同默懷景重爾向蒙不弃繼捐二書辭相推多披展增
愧然反復足下自叙出處之意鄙人惑焉何始有掩巖
扃之樂又懷趨帝庭之願是於考槃之際而習進取之

業斯乃遜而有所係非確乎不可拔者已夫聖人所貴乎道者莫節乎中莫適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斯之謂中也夫蓋足下養高林園久安內樂以道自信謂今猶古故於世態人事有所未悉者鄙人乏皓皓之白而蒙乎世俗之塵埃凡近之仕體頗能言之請嘗以語諸足下今四方無事朝廷守畫一之法以為政當柄任者高枕優游故其揀別英豪不甚為急事即有管樂之材器良禹之謀識舒雄之經術二司馬之文藝誼錯之

時務魏程之風力欲其特達拔擢果自樹立殆未必然
足下獨不見布衣白首奔走折腰者豈無俊雄也哉足
下又不見朝為諸生以一日之藝而取公卿者豈盡俊
雄也哉士之仕者如是假諸葛武鄉而在徒死隆中爾
足下乃欲挺出山齋直排天關謁法座計不過歟足下
遂能脫屣榮利長往不顧自逸於是非得喪之外即鴻
飛冥冥弋者無所慕矣如猶未忘於此世也愚謂宜相
時而動見可始進況足下道甚高忠信篤厚名君子儒

蠻貊之邦斯行矣錢唐大府也朝之顯貴時此撫臨是
珠玉之肆衣冠之藪也且學官之禮不與羣掾吏同責
受命分職異乎徃教數學功半未妨著書之志愚謂外
臺之請抑磐陸之漸平津再上時且耳順漢陽勲業成
於暮齒歲寒而後知松栢之有心也足下聊加策馬來
書所示庠序師儒之闕鄙人不量向亦獻言於朝雅如
高議置勿用爾所叙頗激訐其盡事情以開足下意惟
三思乎時與中擇所去就焉

荅孫生秀才

某白孫生秀才足下比蒙臨訪中乃少違曾未逾時繼
辱三牋若後進之生勤勤乎儒老重德趨名之士汲汲
乎當塗在勢者某豈所敢當於足下者耶始閱足下之
文又數接乎辭氣鄙心固畏而愛之矣僕少有事四方
自宋衛陳蔡滎洛陝蒲河之北山之東淮服之南歷遊
也已至於是邦必問其俊豪而從之莫不挹其流而得
其淺深嘗其實而知其臭味今試追數度足下之比盖

無幾人焉若僕者行荒漫而無守學謬悠而不精靡有
逮人豈曰成器復自守邑海上益惰益愚嘗思得敏識
英材雅流通士與較時講古以開蒙撥滯今生惠然來
顧方稱所願何乃不以文義相切劘直諒相排發顧過
言溢美待我為小丈夫驕子弟何相期之淺耶久矣哉
世教之陵遲士之風節寢薄親愛以利隙交舊以勢傾
或一命之僅霑視平生如素昧此乃僕嘗悲吁傷懷者
又可以暮之飽而遽忘朝之飢也乎足下其勿淪胥於

俗動蕩乎風波誠能捨外偽而出中誠去禮之過者以友生納僕則僕何敢不盡於生耶凡聞闕敗數忠告之有望於足下也昨病無悰為報也緩今聊強書使足下知所志而已其亦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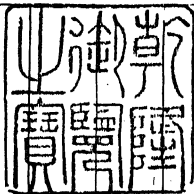
上河中同理范學士

文正公

始者學士執親之喪于南都暇日以道義教徒于鄉之庠誘人樂善孜孜不足其適奔走于朝夕之養望先生之門牆曾不得升諸堂而望乎室晚日方獲持鄙文薦

於左右竊嘗辱一言之與其進也雅不以晚輩見待感
荷知獎甚深厚去春隨計輦下捧謁者三先生座上客
多小人塵中趣背加復慵拙不善候間隨波上下旅為
進退竟不得叙款勤布腹心之淺深也矧敢窺先生之
門為託名之地耶蒲坂會府中條勝地伏惟大匠游刃
多閒燕申之餘修講寧廢經術興於南郡士林歸乎北
海慕仰高義心用激發他日孤蓬西轉適彼樂國以一
日之舊有請于執事者先生尚留意而記憐之耶詩云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我心則降其是謂乎故
用布心自達庶知卑誠所存良深愧悚不宣



樂全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全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羅翹遠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三十二

宋 張方平 撰

牋啟

授翰林學士謝兩地

伏奉制命授前件職者玉人傳召况候旨於銀臺禁從
參華迹躋名於玉署胡然冒寵惕不自容伏念某識昧
事微學無師術幄筵臨策嘗率爾以應書衡石親程誤
擇焉而中等射宣期於沒羽博偶快於成盧遂齒清游

俄陞近綴寢踰始望益駭儻來虛舟無競於風波疎籟
寧諧於鍾呂矧此浮鰲之地深切翔螭之庭號令所頒
猶決大河之水樞機有益或助泰山之雲自匪時髦必
孤職選顧忝塵之非次抑薦寵之有初茲蓋某官申迪
儒猷早熙天緯霧露之潤蒙物咸濡桃李不言成蹊在
下致夫榮陋濫此凝嚴惟勉蹈於忠方庶逭譏於朝議
退深愧畏罔既敷宣

謝直集賢院

蒙恩充前件職者伏以國家樞建百職分治衆政惟是
圖書之府為養材用之宅天下英俊萃為淵藪至于巖
廊承弼之重帷幄侍從之列凡邦之彥由此其選服命
無忝必士之擇如某者材靡堪乎諸用藝弗精于一家
天與愚野之姿早習汗漫之技遭時獲售解巾從政姑
胥下邑吳江之水清會稽東郡越山之雲白皆仕宦道
遙之地實朝廷愛育之私况堂有二人年高多病旁無
手足與同喜懼所畏迹涉乎寵利之末敢以身徇乎耳

目之前而辟書交來皆自其聽過朝旨除遣抑由於名
使引趨陞戟臨錫笥衣且謂陋才頃塵詔選免給尚書
之札遂參麗正之游豈無老成之人盖有膚敏之士學
則稽古才堪成務居然殿祿未登伯樂之圖奚此社樗
翻回匠石之顧此盖某官深懷獎善助國樹人導源使
流本乎長者之論憑風載響成茲豎子之名致此莖微
謬膺推擇敢不深考所履益期寡咎冀於風雨之晦見
乎雪霜之色愚柔自勉無怠乎百千涓撮未遺或增乎

萬一上報施生之大次酬薦寵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賢良方正登科

伏奉制恩濫蒙選第丹宸出策臨問乎大政青幄陳對
居慙於昧理惟設科之體大矧取人之材難敢自謂能
期於一得撫心知忝被恩良優昔漢之官人並開數路
唐之辨論廣設衆科故其名公偉人磊落之器由此其
選昌言謹論經濟之具於是乎在國家受命祖宗稽古

已治不有咨周于下時延特起之士求聞警切之言奇
傑之才間復出萃風流不絕于茲有人皇上統攬九維
緝熙百志惟是事事之備念夫安安之難復舉方聞講
求王務自非發論合乎正道可以美教化策事得其遠
體可以尊朝廷有大制度能探沿革之本當大施舍能
折損益之衷理之淵源無不貫物之情偽無不通則安
能沛然來思膺茲訪逮建高誼而列上副清衷之虛佇
如某者一介自守諸慮本恬生邁昌期世蹈淳則幼居

里社知從田蘇之游早喜古學時就君山之講逍遙內
樂拂略世紛未知朝市之中為趨利名之處一壘莽甚
四壁落然無如親甘始謀祿食屬深詔之再下辱宗工
之交薦時以異等對於大廷初命起家典校四部之籍
有民與社庇身百乘之邑幸在僻處居多暇時因得緝
所管窺暨嘗道聽聊補稗官之說歸備道人之獻亦既
奏御留置乎尚方俄復得旨許預乎大對延閣覆實有
司上名得召便殿咸如初禮射之飲羽往嘗出于邂逅

昏于注金大懼失乎兢跼上倚公朝之明不恤狂言之
罪十駕已病未知稅鞅之所九霄云遠莫遇便風之勢
昔平津再上初非優等劉蕡如何乃猶不第敢以一得
之慮邀乎萬全之功且自復六科逮茲十祀詔書三下
中選幾人夫何不材再濫名等自非朝家樂育宗儒
慎擇豈此孤陋而能致然此蓋某官公議無阿斯文自
任四方依乎光景下自成蹊深慮屬乎孤平優為之地
致茲庸薄獲被甄收得不夙夜丹心初終一節敢趨末

路以徇耳目之前義不苟生而為戮笑之事上全國體
之重下報化鈞之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茂材異等登科

六月二十六日皇帝御崇政殿引對釋褐授前件官者
奉對廣墀曷塞天臨之問校讎秘府獲陞仕進之階服
寵良優撫顏有覲竊以漢詢三道博觀儒術之精唐張
衆科務盡人材之廣歷世得士兩朝最光越五季之屯
期廢先王之舊典語道斯下由時無人我皇家之茂興

大一統以光宅早自先帝爰舉六科咨周自乎搢紳虛
懷及乎巖壑庸得佳士不減前朝主上嗣擊寶圖祇守
神器特頒深詔用述先猷招致英髦躬御便座詢質經
術講求治方宜得異材以稱上意如某者肖靈非粹承
學不精生而被化之醇家有業儒之素區區一志斷斷
無他若夫天人之大端皇王之高致質文更救之弊禮
刑相須之宜時之所以安危法之所以治亂竊嘗探其
統紀究其宗原而屢預計偕輒從試罷鉛磨易卷蹇策

益疲間遭細札之書復起方聞之士東方自薦或奏牘
以三千北海飛章或舉才於累百惟時孱薄分自晦淪
乃為邇臣收諸過聽猥聞名於宸極爰得召於公車有
司辨材敝蓬萊之仙藏凝旒親策設戶牖之黼筵聖謨
淵微天聽高邈收至聰而託不逮寬後害以盡下情逮
遇闊希愧才疎陋考經微義曾乏一家之精訪國大猷曷
通萬事之紀敢曲學以阿世姑悉心而効愚雖置囊中
鋒稍銛而必露矢注弦上勢必發而不留蓋倚公朝之

明退無蕭斧之畏遲從罷遣無覬覦收豈謂登衡石百
斤之程收芻蕘千慮之得言如綸而加寵衣在笥以班
榮延閣之富圖書典校乎四部大邑之有民社庇身于
一同寘之俊游施于官政深惟叨假實過忝僥此盖伏
遇某官變友萬微曲成庶物思廣上聽盡社稷大臣之
心樂育賢材敦太平君子之志器盡成於陶梓物無遁
於權衡致此顓蒙亦獲成就竊循頂踵誠有源流敢不
祗服官箴遵飭名檢憂深思遠敢苟利於當時積精會

神尚致勤於他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江寧府謝上與兩地

伏蒙聖恩授前件職就移知江寧府者叅華秘殿易守
名藩復親帷幄之嚴仍當方面之重寵靈蕃集優幸殊
多伏念某閥緒單平性資蒙固早邁嘉亨之運薦更清
要之塗內省短材實安拙分區區一介之守義不自欺
碌碌羣居之間心無與校知公朝之為恃忽險俗而弗
虞姑勉寬身之仁竟集圖全之毀駭機激矢奔車共塵

魯酒致邯鄲之圍枸醬開崑崙之道國章有體廟論無
私解籍禁局假麾便郡方思補過內惕於危衷豈意疏
恩遽還于榮路垢疵一蕩坏陶再新此蓋某官道贊穆
清誠通化育折金投冶鍾鼎陳於大廷斷木就工犧象
薦于清廟故茲甄錄遠逮空疎敢不恪守官箴期終素
履風雨如晦信晨警之匪渝雪霜既零保後凋之靡變
冀酬洪覆用報大鈞

賀宋侍郎入叅知政事

伏審祇若帝客入叅邦政伏惟慶慰恭以國家基圖廣
厚源流深長亶三后之典刑極百王之軌物念從間歲
政出兩宮姦微據乎事權女謁干乎王度彛章就紊順
氣為愆誠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匪人得志悉牽牛而
蹊田當此一時夫惟自信儻非秉心忠敢達義深明周
旋依于本朝造次合乎正道則孰能不虞彼衆迴出其
朋深懷憂君之心首建復辟之議言雖甚密固慎出
於戶庭聲實能飛蓋陰騰于涂道天惟助順已則為仁

屬主上躬擐寶圖再造區極天機發于時晦睿德昭乎
日躋大明東升廓重陰而霽靜北辰上正拱衆緯以經
行宗社之靈妥安朝野之風清迴正人道長理古事同
圖任舊良果歸全德伏惟某官懿猷會極清照造形以
中庸至誠之道治心用春秋原情之法臨事知幾如易
多識如詩如樂易良如書疏遠服邁先憲誕宣古人之
猷啟迪上心先敬天子之命早侍顒卬之席雅膺體貌
之隆帝多賈傅之才夜談每以王錫康侯之寵晝接甚

類而靜履保常冲光處易止水均乎澄撓定鑑絕於將
迎爰入告於忠謨故出司於留鑰會聖神之獨運正紀
律於大中思庸俊良乃眷東顧發節首召賜傳促歸地
密楓宸奉穆清於奧殿望崇槐位貳變友於釣庭佇當
正耀階符調元鼎席協四隣而同德期萬物於由庚遐
考輿情大同末志如某者聲猷不振神調且卑有數篋
之陳書傳為緒業無一壘之舊墅得以自存頗游心於
藝文幸飾身於端甫頃逢盛德實尹陪京幸占籍於版

圖得通名於屏樹一昨再頒溫詔旁取沈英獨獎錄於
不材為薦聞於丹扆迴清暉於鄙隙吹和律於不毛假
諸箕斗之名蒙以虎豹之藪木僅不雕之朽徒累名工
金非自躍之奇第憑巧冶特達成造之力始終顧遇之
私每頂踵以竊循歷丘山而未重側聞登拜潛動鄙中
蓋為元元喜仁人之進用寧惟瑣瑣賀大厦之落成陶
化所施懽諧率協伏祈上為朝廟倍保福禧

杭州范資政

茲者承恩中檢還著內朝復親帷幄之華仍忝藩垣之
重光靈下逮優幸殊多伏念某治世為修散才乏用薦
更臺閣之要久依戶牖之嚴竊戒懼於奔沈每逡巡於
寵利知公朝之為恃忽險俗而弗虞解籍禁局假麾使
郡方釋駢枝之累自容蓬艾之陰反視聽於希夷收精
神於蹇淺安諸拙分聊以窮年豈意中途遽還近綴炎
涼未易渥澤惟新此蓋某官時取典刑道恢忠恕言發
乎邇世皆信其大公已則為仁物咸蒙於平施致茲甄

錄爰暨空疎自省蒙姿粗存素守若鈞與引寧違權度之平終白且堅宣受磷緇之變庶幾遠節用荅厚知

滁州謝上與兩地

昨奉勅差知滁州軍州事已於十月初五日到任上訖兩禁近班歷要途而知忝一麾支郡蒙便地以為優早依坏冶之仁適遂榆枋之分俯仰知幸成虧蓋常伏念某與世闊疎持身簡易上加憐於拙守俯垂祐於孤蹤恥於諛詭之為庶乎忠恕之道蕭然遠籟宣諧鍾呂之

音泛若虛舟不較波瀾之勢踐歷清華之列逡巡寵利
之間控地卑飛謂見寬於雨彈曲轅蟠蔭竟不捨於風
斤有惻仁心免銷毀骨瀕淮近甸依山僻城值歲大穰
與民同泰事務殊簡旨其粗充悄悄危衷雖未寧於艱
晚眈眈病眼得少嗇於精明此蓋某官衡度盡公陞康
存體駭機初發誠激矢以難留和律徐吹頤枯萎而必
及敢不靜循士檢動謹官箴助德澤之微分荅陶埏之
大造

謝轉運使奏舉

伏審某官過聽不材露章聞上俾部縣之陪長玷會府之介賓惟東南之輿區稱仕宦之佳處提封二淝列部百城陟其有聞黜諸無狀弊茲羣吏之治繫在上官之論若夫文雅名流廉能幹吏固相望於著職皆屬意於寵知何此謬庸猥承刻畫如某者學無師法識闇事機須被詳延幸承訪逮擢之國論昧古今治亂之方斷以經疑謬聖賢述作之趣分當報罷俄忝恩收塵延閣以

起家得通邑而試政疆里逾於百乘版圖倍乎萬家歲
屬薦饑民艱粒食惟深仁之不忍哀疲氓之就濟夙宵
一心綏救百術年用大有民咸安生利興而害除私餘
而公足顧叨撫字徒謹遵承鈍鉛費於磨礪羸蹇勞乎
鞭策所虞廢職上黷於刑書敢意誤知優稱於薦牘此
盖某官與人道廣樂善誠深匠伯視材盡輪轅之曲直
陶工作器就缶甕之方圓將激起於後生故獎推乎一
介退量鄙陋實辱甄揚敢不勉強為仁顛沛以禮佩服

名教之樂感慨忠義之名所冀近雅不流中清廟之琴瑟負重無撓堪明堂之棟梁上報惠於已知免貽羞於士友荷卵翼之攸漸循頂踵而豈忘

上宋參政

伏以推揚士類采拔人材乃賢公之美名抑清朝之本務近世何者茲道闕如豈意猥才親逢真賞濫首布衣之舉得窺黼座之光推行量能固出諸生之下乘風託景遂成豎子之名伏念某立節無奇少文近野為學荒

略曾弗究於一家賦性闊疎復靡堪於諸用但弓裘不
可以廢業而簞瓢非所以養親聊干祿以代耕實亡心
於過分無何天幸孤奉恩知遂霑一命之榮遽叨百乘
之長回瞻屏樹宛在霄衢幾疏記而欲通比內函而輒
止蓋騰口說者為感之末中心藏者實義之深故將略
其外而篤諸誠捨乎薄而居其厚此其志之所在非敢
引而自疎仰料汪汪之寬垂諒區區之懇恭惟某官懿
文通理吉德蹈中明淨無瑕若青天白日精粹不耀如

璞玉渾金掌邦家之衡繩固名教之律度磊落大節著
於危疑之時幾微遠猷施于醇靜之治今夫璇璣在政
金鉉調元明堂布政之宮方資坐論東閣翹材之館尚
接末游素館候深黃扉地隔方引領於海上徒馳神於
日邊伏惟作德逸休代天變友神明所祐戩穀具宜更
冀上為廟朝倍綏福履

賀樞密蔡侍郎

伏審祇若咨俞升庸宥密伏惟慶慰竊以貫兵民而議

政茲實舊經別文武以命官厥惟近制專廟謀於先勝
對鈞軸以平章屬我治朝丕迪王道海寰一統神旗無
指伐之行隣敵稱和齋鉞息受成之命朝廷禮讓民俗
宴安是以搢紳士人習守兵銓之禁貔貅戎旅罔知戰
陣之容姑息厚而兵驕威罰弛而將惰竭天下之賦廩
稍不充輸上林之藏賞頒亡度且軍志之重糾命為先
蹈水火而必前當急難而奮效豈此治寧之日先成貪
慢之風譬有不戒之虞其將何術而用自非權知適變

略出經時密而後神達夷吾之妙慮取之必與得柱史
之深機遇聖上志在求理之辰罄忠臣知無不為之節
則何以興舉敗度提振頽綱安匪忘危不謀朝夕之逸
備於無患永貽子孫之休仰寵拜之得賢實廟朝之繫
望恭惟某官徽明應世忠淳自天道無磷緇溫其美玉
之潤量容澄撓淵兮止水之清迪吉德以佐王服常修
而簡上若乃裁帝綸於清禁分侯瑞於价藩執國憲於
南司會邦財於北省聽民衆治理四匭之上封考吏六

廉總三銓之比績率由至正亶與僉諧方主上大振典
刑再新區極正人道長理古事同某官嘉會此時光膺
陟拜密勿樞衡之地矢明帷幄之謨至于朝紱之老成
士林之識者聞斯命矣咸曰休哉佇當正耀階符調元
鼎軸恥為管晏宣曾西之敢當必致勲華乃阿衡之自
任竊惟孤藐最荷顧私高見品題謂是絕塵之力優加
調恤俾忘捧檄之羞虛當國士之知寧效野人之獻側
聞嘉拜有激懦衷方歲薦饑乃值京坻之積臨川未濟

更觀舟楫之雄調燮所施邇遐胥抃朔風嚴沍密閨深
凝迹方遠於霄程心徒留於屏樹伏惟上為邦國倍保
崇高

知陳州謝上啟

右某啟奉勅差知陳州軍州事已到任上訖伏以太皞
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風承京師
首善之流寶勲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濫領藩麾伏念
某平世為修散材乏用更臺閣之要以依戶牖之嚴海

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宣諧雅奏之和頃解
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閒曹分從於
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
化育亮采通於百志變友周於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
格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於一割所
憂駕乘難效於長驅過此以還罔知攸措

樂全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三十三

宋 張方平 撰

記序

江寧府重修府署記

奉勅撰

慶厯八年正月癸巳江寧府署火自唐失政姦豪專土
更相禽獵或自篡襲紫色淫聲餘分閨位李昇冒揚徐
之業開國江左大築城府僭用王制聖朝治定混一區
略戈船南渡煜歸京師徹其偽庭度留表署然規模壯

麗猶雄諸藩至是火炊微人之廬煬譙門延東西序公
私寢既焉府書焚室以聞詔遣內侍韓從禮問故且有
後命俾營如舊度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張奎右諫
議大夫領軍府事屬之經治才選也命發運副使許元
轉運使孫甫鳩材庀工遂以從禮護作奎初下車莽然
境垣撥煨燼略區址計徙庸程事期以賦功于羣吏元
調所部方湖滙澤章蕩泝集甫效七州二軍之卒以待
役費稽以尺籍令以鼙鼓斲者如風築者如雨茨者雲

舒墁者波卷餽廩稱事忘勞競勸自閏正月至于八月
合役二十二萬有奇合材用無慮二百二十萬考室七
伯楹臺門崔嵬前達通達以表命令彰儀範公堂隆深
中敞廣庭以頒詔條聽民成崇榭壯雄東闢坦場以訓
軍乘嚴戎備分曹布局舊邦鼎新從禮抨圖復命上嘉
奎之敏於事而器幹足任被之璽書稱飾其勤將佐吏
卒率有加賜凡民工弛其戶租之半蓋春秋之義新作
必書有詔守臣俾著經始謹按金陵楚邑勾吳舊地東

南王氣萌於三代秦并六國置鄣郡江南而改曰秣陵
厭之也在漢實丹陽郡治所吳主孫權始城石頭號秣
陵曰建業自京口徙焉晉平吳郡如漢舊析建業為江
寧縣琅邪紹統畿政領於丹陽尹隋平陳墮其郛而野
之故六代之迹掃無遺者唐初揚州督府治江寧後徙
江都既而以丹陽縣為潤州江寧更隸焉至德乾元
中改江寧郡為昇州廢置數矣天祐板蕩楊行密據有
江淮子渭竊號而徐溫實專其國督強兵據上游以昇

州為金陵府自署尹事開寶八年復為昇州節度屬江
南東道區域形勝山川氣象三江五湖之一都會泱泱
乎大風也哉表于南夏隱然巨屏聖上以天統之正國
本之重相攸疏壤肇建赤社故天禧二年制書升為建
康軍江寧府下教封内存問吏民河海之潤潛通日月
之光先及暨登儲禁誕昌寶祚淳耀濬發茲邦有開朱
輶彤檐等威隨重巖廊舊老臺閣邇臣于蕃于宣是均
出處領五縣版戶十萬穀帛之輸歲百萬有餘初李景

奉淮甸十八州之圖以入于周徙其民渡江而均地征
馬事充政重脩斂無藝郊甸之賦杼軸空矣逮今雜調
舊弊蓋存土塗而沈遠諸貨利野無十夫之籍邑無千
金之藏緯蕭敷臺廬鮮瓊甍風雨漂搖尤多火患纖嗇
感急為生偷甚夫民之飢勞吏實其罪合徼而習翫之
也古之循吏乎其道恕而已矣施諸已而不願則勿施
諸人老吾老幼吾幼爰及人之老幼夫是之謂恕沈沈
乎大府而長吏民于斯養老而撫幼于斯宴樂賓客于

斯其亦念閭里叨畝之艱且勤哉為之慘舒者獄市賦役而已獄斯無苛市斯無擾賦斯時役斯均曰惠政也未也語今吏所可及者爾獄有法令市有估賦有承役有更闕枕動靜臂指伸縮以守以稟放命罪也矜斯無苛約斯無擾期會緩急之謂時比要詳允之謂均是則在乎吏長民者知此之恤庶乎奉若仁聖愛育之心而使人有所措手足矣儻是之弗圖而惟庖傳觀游之務甚者猜禍昏墨以逞雖邦罰未加其不愧於屋漏乎

蓋記功必及於政猶古道也矧承明命敢不以誠時皇祐元年冬十一月戊申日長至謹記

湖州新建州學記

寶元二年上命尚書祠部員外郎滕君守吳興郡始至見吏民間疾苦披圖牒考風俗顧謂僚屬曰古書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四代之道起於黨遂漢氏繼周而王懲秦非聖人之法以敗稍復遵用儒術循吏文翁興學蜀郡變巴夷如鄒魯漢廷多武人莫或贊上褒廣其道以

孝文之盛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猶能
富庶而不能教也東都中興儒雅寢隆公卿大臣咸門
有諸生橫經受業三分多難微言僅絕小雅盡廢文獻
不足唐雖禮典甚講蓋文具而實喪是以後王研究理
要終莫致於三代者顧所以化民成俗之道育才官人
之法墮其根本矣惟我治朝丕冒出日鳥言鵲舌知誦
簡冊之言髻首卉裳競襲端甫之服而庠序俶落乎睢
澳嗣音乎邾鄆規摹大於齊魏絃誦聞乎荆吳且遍諸

郡矣矧是吳興南國之興有佳山水發為秀人自江左而清流美士餘風遺韻相續也凡為郡者用民之力于署于觀于諸不急而學校不建豈守臣布宣王家風教之意歟僚屬曰唯吏民聞君子弟畜其人將毆而之善也相與輸金願遂建學乃十二月考景營基鳩材類工且以命教請于上越明年夏四月勅書先至錫名州學仍賜田五夫六月新學成重門沈沈廣殿耽耽論堂邃如也書閣屹如也皆相次東西序分十八齋治業者羣

居焉入門而右為學官之署入門而左有齋宿之館又為宰道距闔挾閣構二亭凡溪山之勝眺望悉會庖圃有次廡藏備設復立小學于東南隅童子離經肄簡諒者聚焉凡為屋百有二十楹既釁器用幣釋菜成禮客有興于座曰美哉學也若稽田既勤敷畱在所播植惟學敏厥修念終始在其所志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舉而措諸可以成天下之務斯得謂之士矣若其拘文牽義齷齪近思誦焉不通其變習焉不達於用此辟

儒之大患也師乎師乎記問云乎哉能開達學者之志
慮使廣大深實知道之所以為用茲可以為師矣學乎
學乎藝文云乎哉彼先王之糟粕後世且得其味而嘗
諸苟知道之所用何學而非道者茲可以為學矣士充
其業上使其器則致理之本不在學校乎以是而觀滕
志其已遠哉某不敏宣足以語道之大命紀經始不獲
讓云時康定元年六月日記

吳興郡守題名記

唐氏自天寶失馭而忘其利器諸侯專土姦猾乘隙竊國而侯壞法放命不貢不享更相禽獵或自篡逐五代草草亂靡有定天下為戰國者且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既擒諸僭王創艾未大之弊思拯塗炭講建長策因四方漸定諸帥王覲者輒留宿衛畜其族京師罷節廉諸府裂方鎮之地而置轉運使罷刺史而遣士大夫行郡事置其貳陳其旅以分其權郡長吏不敏聽理不明則轉運使糾其謬以直民之曲郡長吏而才足以自為

政不復攝屬于連帥之為患也故距茲八十年天下如一家政事如一體關柅動靜臂指伸縮無有不如意者斯可謂大聖創制從權合義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摹之閑遠者乎吳興二淞之佳郡自江左以來以處名流令望為養才用之宅寶元二年南陽滕君宗諒子京以尚書郎來領符竹子京文雅風采士林推為卿材國器早歷諫官以論事諤諤無迴避不得久留中換郎外補至郡見吏民間病苦有隱咸照無弊不革因其俗以教

獄市帖然始大庠序育人材諸生負笈自遠方至雪水之上既同洙泗矣凡若因循舉興悉復嘗坐廳事問前為郡者之名而不紀曰是非闕者歟命錄自錢氏奉圖朝廷所除吏逮今三十人推次備詳見謁以序蓋聞諸長者粗習朝家之故惟皇祖經法之善躬攬鑄柄以遏亂略及生人之利大郡長吏由是專於為政賢不肖之迹以辨今列其名非徒載年月記到罷亦俾覽之者得以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實春秋之意已至于紀星土

本風俗郡之廢置吏之沿革產毛之物山水之勝則於圖牒焉觀之可也時康定元年夏四月記

蜀州修建天目寺記

淳屠氏之教流而至諸華也迨晉之東其法益熾以大設權實示方便指因報明利益故自世主至于士民莫不甘心焉五方異稟四夷殊類氣俗之別慇惡不同法制所弗齊禮義所弗加甚者至有不識父而大率輒知奉佛百家之聚必有一宰堵焉兩楹之室必有龕像焉

矧名都通邑塔廟固錯落相望矣晉原在井絡之維處
陸海之沃玉壘銅梁之阻金沙銀礫之饒控犍牂通滇
僊即山而鼓民擁素封之資厥篚之華戶羸玩巧之利
即安樂土知植福田郡有天目寺城郭之最形勝縉素
之所萃聚殿焚寇火區址莽然先是郡之善男女合施
鳩材僦工構締既已歷載功緒弗就至是尚書郎王
君略領州曲臺楊君璵為之倅二君敏材利用周行之
彥獄市平簡吏民便安修弊起廢出於餘力越皇祐初

年季春哉生朏二君相造而諏日按令式前誕節祓精
廬啟梵會以祝延而棟宇未完像設莫備執事者為不
虔矣顧何以示遠方乃移縣大夫杜君濟勾攷財簿部
護役事於是境內四邑之耆老更相勉曰府君之志上
以恭邦典下以為吾屬也且吾屬廢居射利端不知發
譬蟲食蓼而忘其苦佛言人命在呼吸間一息不屬雖
至親愛莫相為救何嗟及矣今此道場近在閭閻動步
而至淨土舉首而見化城壯者游焉有以生善念老者

依焉有以發後心是府君為之舟航拯吾屬于溺也於是樂輸善捨如趨期令既羣樸斲且塗墍茨役効其勤匠究其巧歲未云半仁祠鼎新為大殿八楹環屬四阿廊廡回合屹若山燦如霞栴雕欒文槐花鬘藻蓋中為大毗盧遮那像文殊普賢二大士左右之相好殊勝彩飾妙麗紫金光聚極於壯嚴兜羅綿網依然開合殿之四周圖華嚴九會顯佛國之神化增法門之壯觀也寺有阿育王塔嘗見光相亶有靈迹凌空危聳與殿對峙

自茲寶地方為具足既慶成邑人大和會踊躍讚歎歛
獻瞻禮以為須彌燈座寶華嚴飾菴羅樹園金色明淨
昔未嘗有乃今復現信一方之功德海四象之甘露門
也二君皆余舊置郵以布其事請有以示之後者余詳
二君之為抑可謂仁術也歟君子之教民毆而納諸善
而已二君之為也本於嚴朝章因以導民善是亦仁術
也矣異夫舉土木之役而事觀游亭榭之娛者哉斯可
以記矣會中檀越比丘衆等蓋著之石陰皇祐二年六

月二十八日記

華山重修雲臺觀記

太華三方古迹遠矣上方白雲宮在嶽頂據蒼龍嶺云
昔羽人焦道廣常居之中方太清宮枕太羅峰今猶有
老君像下方即此觀因雲臺山名焉唐明皇天寶中因
舊基構棟宇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撰修三方記
見存五代亂離三方荒毀高士陳搏披荆榛築室于下
方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累賜詔齋御詩召搏赴闕乃

勅有司增葺隱廬復給內府金錢經始壇殿規摹方備
今觀是也慶厯初某領史官嘗閱國書見搏本傳云搏
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媼
召至懷中乳之自是聰悟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
見成誦無復遺忘尤工詩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
不仕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麋皮處士二人者
語之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因往棲焉服氣辟穀
二十餘年徙居雲臺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輒百餘日不

興周世宗顯德三年召留禁中月餘因問以黃冶之事
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奈何留意此小
道世宗不以為忤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而歸詔本
州長吏歲時存問間因牧守西行過山下致賜物興國
初始赴召九年復來朝上尤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
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
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
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生之

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聖上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皆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搏晦迹丘樊棲心巖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徃在周朝物色幽遐嘗蒙鵠板之召終遂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來儀帝庭不有嘉名何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久之還山端拱初忽謂

弟子賈得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
年秋石室成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
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
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洞口彌
月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
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舊相王溥亦著八十一
章以箋其旨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
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掛壁上道士賈休復心

欲之而不言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而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觀下搏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復謂之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不濟食頃而愈華陽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人罕有見者關中逸人呂洞賓有劍術雖數百里頃刻輒至以為神仙皆數至搏齋館與之酬唱如交友時人異之此皆舊史之文也仁宗皇祐三年雲臺觀道士武元亨進希夷先生傳所載尤詳云初

先生居下方茅茨不剪蒿蕪不除有訪先生者窺其戶
聞焉無人但鳥聲獸迹或樵子山麓薦莽深處有骸如
腊塵芟翳焉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
還而興曰睡適酣奚為擾我州將以聞周世宗故召見
既不受官賜號白雲先生故太皇御詩云曾向前朝出
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揔把三峰乞
與君既對于延英殿華陽巾垂條躡屩用賓禮見上欲
征河東先生請姑待軍已興不克下其再對也言天下

一統矣果執劉繼元平并州密陳天命實在章聖其所
啟沃幽贊遠圖太皇亦欲以為諫議大夫先生懇辭命
遂不下委化之年蓋百一十有八歲自餘先幾逆數知
來藏往精微深妙殆不可測至諸奇詭眩耀之事則未
嘗為也故先王之道浩然莫得而揭厲之者無賢愚貴
賤莫不聞其風而悅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睢駐
蹕華陰再幸雲臺閱先生遺像佇立凝思久之命除其
觀田租召對道士武子華等賜紫服輿駕還京俾就御

座所建本命元辰殿內璫護作繪睥容於北壁皇祐二年構神御殿嚴奉之禮始備自先生去世門人賈得升武子華元亨相承主持觀事至是殿成元亨詣闕謝恩仁宗令進歌詩元亨應詔進三篇帝屬以御詩又神筆飛白清淨字賜之元亨遂重修七殿至于道院齋堂必葺一新經營累年為力勤矣某往來秦蜀恭謁神御既而瞻禮希夷堂惟神仙之云者蓋神本無方道無不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漠然與合茲謂至人由是而後可以出死生而通變化雖非積學而至非學則未知或至也夫九室下方豈徒與麋鹿為羣木石為伍而已哉治平四年九月一日記

淮南轉運使樊諭勅書記

何以保大曰兵何以聚兵曰財故國之大政無先征賦漢氏三分天下之入以其一供邊孝武事四夷調用不足興雜算設諸筦籠山澤之利而民始病唐既兵興蕃

戎乘弊陷河湟凡諸侯之師防秋塞上暨勤王討伐出
本道之境則食於度支有司商利分毫析銖民之膏澤
竭矣蓋戎狄侵略何代不有非所以為中夏之安危然
率由軍旅期會應聲卒辦姦吏因緣邀功市寵為上斂
怨生事召亂故中夏之安危不在邊防而在閭里也國
家自北方通好西戎款服偃革無事且三十年而黠羌
飽飛逸于牢圜驅劫種落內驚邊人顧其意慮股掌中
爾烏足以煩靈誅朝廷思為不可犯之勢守備甚設內

外當財柄者稍復目動矣時刑部郎中陳君工部郎中
張君轉輸淮服當東南之津要以山海為府藏而二君
有才術方略貿遷弛斂資用充富屬王師弔伐邊城委
輸惟淮南供具尤贍而吏民不知有貢也上多其勤下
詔褒之某將赴都道由山陽刑曹出詔相示願紀其故
某伏觀詔旨以其無斂於民謂之嘉績是以知上心之
仁遠也其愛民也二君之體國也其不害民也深惟朝
廷寬大之意二君功利之優足以使貪夫廉懦夫起彼

邀功市寵斂怨生事者宜知愧畏義可以示天下故及
前世備邊大略著本末云時康定元年十二月記

素書明錄序

明道二年三月余自睢陽遊山東將至東秦路由兗海
過泰山故人田度為奉符簿止余宿官舍出道書一卷
紙札精妙朱墨如新且言龜蒙山人採蜂者迹之登高
崖入洞穴漸深若有人曾棲止處見石盎發其蓋得書
百餘卷取而束之負下山遇本縣尉詰得書狀取數十

卷去山人挈其餘以歸相近村落好事者知之稍稍分散略盡度聞急遣人往問止獲此卷皆諸符錄篆章也因相與恨歎此盖有道之士所藏必皆奇書具有諸經訣方術惜不得盡見因從度借之以行還自青社遂入待詔京師未暇傳錄度俾猶子祥臣來取去後二十二年余守彭門祥臣以都官員外郎致仕在郡而適病卒或言祥臣聞余將到歎曰我與新太守有舊恨不一見也久之從其子試詢其書曰乃先人嘗所珍秘者即奉

以至匣而鐫之猶是祥臣緘封始令摸錄而歸其本明
年被召還都既素疎懶尤倦人事夙退掩關所與遊者
一二林壑之人東陽俞居士數至敝齋喜談丹竈暇日
攜素書明訣三卷示余曰此於丹術微而顯詳而晦妙
旨備矣予覽之信然且言是書三十年前沂州新泰縣
蒙山之陰採蜂之人得之崖穴石盎者也余方省向所
得書乃自琅邪新泰矣并是而方見四卷信皆奇書也
又滕東毛陽地接新泰有王老頗知諸書在處云徐沂

間可有五七卷泰山趙生亦知其書有三五卷云在太平醫家皆未及訪其向者新泰尉取數十卷者竟不知其名氏茲人首獲獨多若其高識迨將有得歟治平丙午良月既望京師靖安坊舍西齋序

諸朝賢題朱氏小山詩序

京都衣冠之淵藪名利之場有軒冕焉有斧鉞焉榮于斯辱于斯萬國湊聚以欲是故以惡是故旦夕鐘漏風雨寒暑冒沒奔逐惟日不足負國門外名園佳墅桃李

連蹊臺榭接影飛花落葉節物潛換主人惴惴勢地皇
皇賈區或歲無一至之暇焉芳辰美景風月樹石猶胡
之舟越之車也有若朱氏子者居禁垣下車馬之塵交
于門其迹近矣而心若遊方之外者是非得喪紆紆擾
擾若一不屑然居有虛齋曲檻小山在軒寒檜在庭閒
澹蕭灑絕有野趣來游來歌皆朝之清流上才天下之
知名士觴羞聲妓咄嗟略具雅善娛賓至必為醉亦既
醉止方復忘我汝方復遺形骸又奚相別于外物之外

者哉且士之立功名取富貴繫于時繫于際會不專于材吾觀朱氏子縱橫通敏輕財利善交結能附託英髦得衆懽心茲亦大有用之長也際會于時足以為豪傑雖以吏事進志亦遠哉况早與子游者今已歷歷布臺閣不日而當化權器使人矣是必有知子之用而用之者少安遲之先是余待詔轅下出一編詩示曰士大夫不遐鄙僕以是為寵也敢謁以序及余去都三千里而謁書不已余以用取人不索以迹者序何辭歟朱氏子

乎爾有酒食且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彼惴惴皇
皇雖有臺榭雖有樹石弗遨弗康宛其死矣他人是翔
予可箕踞而慢罵之矣梁國張某序

吳興歸安尉署凝碧堂詩序

吳興近郡諸山環合重見層出煙翠不斷岡麓連屬林
薄映帶雲溪中注四水並下溢為大澤漫與湖接歸安
尉署占溪山之全勝焉尉謝君炳宗又構堂署南盡
納諸景山在堂上水在堂下四時物色旦暮氣象俯仰

顧望不遠几席余自新定來行吳興事嘗暇日過君騎
及于郭門舟及于堂之前軒見琴書在牀櫳檻蕭灑茶
烹顧渚酒傾下若恍疑凌崑閬濯滄浪澹乎其適也徘徊
眺望日下忘歸客或曰君子之樂也內所居而安陋
巷衡門足以求其志亦俟外獎歟余曰子未思也乎處
鄉黨而和過廟朝而莊居闐闐則鄙吝之心生經墟墓
則悲哀之思作是非外之感者歟清曠爽塏之境固足
以恬情性而起和樂焉吾愛是堂也山色共水光俱靜

草樹與魚鳥並閒可以使貪者約躁者靜邪僻者安其
機心其功多於几座之銘益者之友也事有迹近而事
遠吾於是堂取之謝君又嘗會賓朋于斯談名理于斯
至于柱下漆園之論則且齊得喪遺形體入達人之大
觀委外物於倘來凡軒冕之馳逐榮利之相軋悉以付
諸蠻觸氏則向吾所云外獎者顧復卑矣若梁竦徒勞
之歎淵明歸去之作於通人之致其猶隘歟謝氏子乎
可與語道矣既而謝執簡進曰衆君子來辱者必有作

也願刻君之辭以冠諸篇可乎曰可哉歲上章月孟冬
記

禪源通錄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乃先佛所說第一真實妙義故謂
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
教惟此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付傳為心要後至
東山以為楞伽義理深微非淺智粗心所能窺測故每
用金剛般若經開示衆等令其易解逮于曹溪以大慈

悲一音演說對荅偈句揭如日月其所開導直指本心
未嘗離楞伽自證智覺之大旨也由是領悟者多法周
沙界初二祖常言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
白衣止不傳諸方分化地殊南北名標頓漸參學之流
各相祖述道場相望源流寢廣去聖逾遠時風益薄堪
任大事根器誠難然輕重不可欺於權衡方圓不能出
於規矩但兔角龜毛泥牛木馬務為深隱巧愈彌甚名
相之言諒非虛示初六祖教諸門人說法必令先定宗

旨雖以三科起用究竟二法盡除故知一問一答豈苟而已若其具無碍辯才入淨圓三昧隨其語默佛法現前緣與信合事實稀有故菴蘊禪師每謂衆曰江西會下唱道之師八十餘席得大寂正眼三兩人爾則知為世度門傳佛法印大善知識豈易偶哉自賓鉢羅窟諸聖賢衆相結集多羅等藏其紀述之來尚矣至于中華則有蕭梁續法元魏付法藏傳以至于唐寶林心要祖堂等集國朝傳燈錄時代師承本末詳備近吳興有具

壽僧拱辰道意純熟禪寂為樂再啟法筵尋復捨衆雖
不顯談說而示人聞修之法雖無所作受而為衆利益
之事故閭上以來諸傳集錄正其差訛攬其精要推明
統本總括橫枝若網在綱條目不紊依於義不依語依
於法不依人不離文字示解脫相徹照今古乃無盡燈
又續法眼之後至治平之末達磨法嗣通十有九世凡
二十四卷題曰禪源通錄時熙寧四年正月望日樂全
居士安道序

唐太尉趙公祠堂記

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大盜三發明皇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長驅陷兩都河北河南關輔罹其禍德宗建中末朱泚乘涇師倉卒之變以構凶逆兵不出畿甸尋敗亡僖宗乾符初草寇王仙芝黃巢秦宗權相踵作亂流毒乃遍天下起曹濮襲荆漢破江淮殘閩嶺東極海岱北越河遂蕩覆京邑剽岐隴所至無噍類城府為丘墟榛莽千里煙火斷絕糧食既盡啗人以飽列巨碓數

百納人曰中糜肉而食名為舂磨若軍行則鹽屍以從
指鄉聚曰尚有人焉吾衆何患飢也惴惴遺黎靡所寄
命于時惟朱全忠據汴趙犇兄弟保陳門之外即為賊
境汴去賊差遠全忠兵力足以自固陳被攻圍勢孤衆
寡為犇難矣初巢入長安朝廷除犇陳州刺史始領事
策巢出關必犯陳即繕完以待既而巢果東奔趣項犇
擊擒其愛將孟楷賊盛怒志必屠陳以逞合兵數十萬
圍其城疏塹五周百道攻迫犇以饑疲之衆無日不戰

歷三百日竟全危城巢以此師老不振卒潰滅論者紀忠烈之事名多重於死執功每減於生全夫忠烈士志義所存豈有意於死生之際也幸不幸存焉爾肅宗乾元中陳州刺史尚死於史思明之難後蒙褒贈至今廟食于陳趙公全城保民享受寵命頌其功名反出於死事者下兄弟三節度皆著勲於王室並終於僖昭之世而唐史不書德朱全忠之救以解其圍故事之謹然未嘗北面于梁而梁史書之史官無法筆削兩失國朝重

修唐書方為立傳昶珣附焉梁書謂珣為弟新書以珣
為子肇自有二子麓巖意者珣其弟也熙寧三年余守
淮陽州學教授蘇轍為余言趙太尉有畫像在開元寺
東廡僧院以聞之不早尋被代不及見七年復被命領
州往瞻其像在殿之隅闇壁闔下晝日不以燭不見也
公歿於龍紀中距今百九十年陳人莫知遺像之存于
此適隣有空院一堂巋然嚮明高爽因命工葺飾表為
祠堂繪素鼎新神氣如在禮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太尉者可謂能捍大患宜列于法祀者矣故封為上
公祀為大神聖人立教著在禮典祠堂既立為率僚屬
陳饋奠乃告所司春秋薦時事比羣祀以其二弟從又
為鑱新書本傳于石立于堂之東楹使陳人知遺育之
至于今公之力也時大宋熙寧七年歲在甲寅九月十
三日記

樂全集卷三十三